



## 母亲又寄杏干来

张雪辉

阳底下晾晒。经过阳光的洗礼，鲜甜的杏子就变成了金黄的杏干。

那时候，我总是盼着母亲晒杏干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都会跑到院子里，看看竹匾里的杏干有没有变得更甜。母亲会给我几颗杏干解馋。我一边吃着杏干，一边听母亲说话，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，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去城里读书、工作。每次回家，母亲都会给我带一袋杏干。她说，在外面工作辛苦，吃点杏干能解乏。每次收到母亲寄来的杏干，我都能感受到她那深深的爱和牵挂。

杏干让我想念远方的母亲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也布满了皱纹，但她的爱却从未改变，就像这杏干一样，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沧桑，依然保持着甜美的味道。我拿起手机给母亲打电话。电话那头，母亲笑了，那笑声里满是幸福和满足。
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手中的杏干。阳光穿过指缝，金色的光晕温柔地拥抱着它们。我闭上眼，任那甜中带酸的滋味在舌尖化开，仿佛又看见母亲站在家乡的杏树下，笑容如同阳光一样明亮。这一袋小小的杏干，是母亲寄来的、浓缩了的夏天，是穿过漫长路途、依然鲜活的牵挂。它轻轻落在我的心坎上，不惊起波澜，却让整个世界都温柔起来，安静地，像一首未完的诗。

杏已干，更圆更黄更温暖，凝结了阳光与母爱在里边。

我的家乡阳高有“三晋杏乡”的美誉，特产有京杏、杏脯、杏干、杏核、杏仁茶等。在清雍正年间，阳高杏果就被定为贡品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阳高县从外地引进大量优良品种，如大接杏、大白杏、白水杏、金太阳、哈密杏等，让阳高杏子更是声名远播。

周末在家休息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邮递员递给我一个包裹，上面有家乡的地址，寄件人是母亲，瞬间，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。

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裹，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鼻而来。是杏干！母亲又寄杏干来了。它们被母亲仔细地包在布袋里，每一颗都圆润饱满、色泽金黄，上面还带着细小的褶皱，仿佛在诉说着阳光的炽热和时光的流转。

拿起一颗杏干放进嘴里，那酸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中迸发开来，滋润着我的味蕾。这味道，是童年的味道，是家乡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。小时候，家乡的杏树很多，每到夏天，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杏子。母亲总是挑那些熟透了的杏子，小心地剥去外皮，去掉果核，然后摊在竹匾里，放在太

## 永远的父亲

白如冰

梦中再度见到父亲。他还是那样风风火火、雷厉风行。我们在打麦场上忙碌，怎料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泥土的气息弥漫开来，雨水浸湿了麦子，备好的三轮车无法碾场，父亲心急如焚，挥舞铁叉，费力地收拢着散乱的麦子，我亦随之忙碌不休。

在梦中，父亲与我未曾言语，我醒来满心疑惑，忐忑难安，挂念父亲是否安好。

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忙碌不停。他在教育的百花园中精耕细作，也在自家的田地里辛苦耕耘。

父亲全心全意扑在学生身上，培育了一届又一届学生，深得学生及家长的喜爱与尊敬。转到管理岗位后，他主抓学校的教学质量，倾注了大量心血。讲解数学公式时，他将枯燥的知识点化作

生动的故事，将复杂的理论融入有趣的实验，把一堂课上得津津有味。他常说，人生就如爬山，虽然又苦又累，但到了山顶，你就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。他鼓励学生做最勇敢的登山者，有所成就。

在家乡的田间，父亲早出晚归，辛勤劳作。那漫长的暑假里，总是天还不亮，父亲便下地了，为的是能趁着凉快耕田。他那双粗糙的双手，不知多少次摩挲在庄稼与土地上。就这样，父亲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，赡养祖父母终老，抚育儿女长大成家。

每当我在生活中遭遇困境，便会想起父亲的坚毅与强大；每当我做事懈怠，亦会忆起父亲的一丝不苟与专注。父亲是我一生的回忆，永远激励我前行。

雨是从五点开始落的。先是极细的雨丝，像被剪刀裁碎的银丝，悄无声息地斜斜织着，把窗玻璃蒙成一片朦胧的雾。很快，雨就大了，密集的雨珠敲在玻璃上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这熟悉的雨声，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牵回了许多年前的雨天。

那时的雨总带着青草的气息。老屋后的菜园里，黄瓜架被雨打得微微摇晃，架下的泥土发出湿润的腥气。外婆蹲在菜畦边补搭被风吹歪的菜架，雨珠在她的肩头洒出深色的圆点。外婆开心地告诉我：“这雨好，下透了，又是个好年景。”喜悦似乎能传染，此后的日子里，我也对雨天有了一种别样的喜欢。

那时候的雨总是幸福的。凉飕飕的天气里，外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、一张酥软的烙饼让我味蕾大开。午饭后，外婆把藤椅搬到窗边，戴上老花镜翻看线装的《聊斋》，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着檐角滴落的雨声，格外安恬。我趴在她的膝头，看雨珠顺着窗棂流下，在玻璃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。她偶尔会停下来，指着书上的插画给我讲狐仙的故事，声音里带着烟草和雨水混合的气息，温热地落在我的发顶。

后来，外婆走了。一场无情的车祸夺走了她的生命，没有给我任何准备的时间，她就猝然离场，走向永恒的沉寂。那雨从此便带了凉意，在某个瞬间突然便漫上心头。

## 雨中的思念

时保进



我又想起异乡深秋的雨来。那时我在北京的街头，手里攥着一张没赶上的火车票，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，模糊了眼前的霓虹。街角的便利店亮着暖黄的光，我站在雨里，听着自己的呼吸混在雨中，忽然觉得孤独是这样具体的东西，像鞋里的沙，像发间的雨，明明微不足道，却硌得人喘不过气。

时间像上紧了发条般飞逝，我也早已成家立

业。闲暇之余，我会给姑娘做好吃的烙饼，给她讲晦涩难懂的《聊斋》。外婆那串挂了多年的风铃如今挂在我的窗前，每当风起，那叮咚声便像是穿越时空的低语。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它无声地流淌，看似能抚平一切，可是某个送姑娘上学的早晨，看到街上那些接送孩子的老奶奶，我总能从她们身上找到外婆的影子。

雨渐渐小了，变成细密的雨丝，斜斜地织着午后的光。远处的屋顶在雨雾里泛着淡金色，像蒙着层薄纱。楼下的孩子们穿着雨衣跑过，雨靴踩在水洼里，溅起一串银亮的水花，笑声脆得像风铃。我想起外婆常说的那句话：“雨落下来，是给地上的人捎信呢。”或许真的是这样，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惦念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，都顺着雨丝落下来了，落在每一片叶子上、每一寸泥土里，落在我此刻湿润的眼角。

暮色漫上来的时候，雨停了。西边的天空透出淡淡的霞光，给云层镶上了金边。窗台上的芦苇还在轻轻摇晃，空气里满是雨后的清新，混着书桌上淡淡的茶香。推开窗，晚风带着凉意涌进来，吹起书页的一角，那页上正好印着“雨打芭蕉，点滴天明”。那一刻我的心濡湿了，突然觉得，外婆从未走远，她就在这雨里，在这风里，在风铃的低语里，在每一个让我想起她的瞬间，轻轻陪着我。



甜味  
水歌儿

后来我代她下乡，脱了一层皮，患了肺病，险些丧命。而她留在城中，竟成了劳动模范。我常常想，若当年是她下乡，以她那讷口少言的性子、吃苦耐劳的本能，或许比我更易适应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偏是我这顽劣之人，替她受了那份苦。而她留在城里，亦未尝轻松，只是苦的形式不同罢了。

退休之后，我涂鸦书画，她总第一个点赞。即便卧病在床，亦不缺席。点赞之举，看似微小，实则包含着多少无声的牵挂。我每发一图，便知别处有一人，正拖着病体，为我按下那个小小的拇指。这拇指背后，是她一生的感恩与坚韧。

糖尿病遗传自父亲，而当年的月饼交换，或许加大了病发的可能。我每每思及，愧疚如潮。童年的狡黠，竟在暮年化作悔恨。虽有学医的朋友说两者并无直接关系，但我还是自责，恨不得时光可以倒流。然而时光不能倒流，病魔亦不回头。

如今，她随女儿生活，照顾外孙；我处在同一座城市，闲暇时以书画自娱。两处闲愁，一份牵挂。微信里的点赞，成了我们之间最频繁的对话。那蓝色的拇指，是无声的“我在”，是跨越病痛的“安好”。

人生如寄，甜苦自知。当年的月饼甜了她的嘴，如今的疾病苦了她的身。而我的愧疚，大约要带到坟墓里去了。